

立言 著

逆水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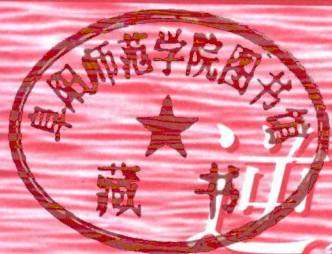
世纪贼王张子强

之妻罗艳芳

自述

群众出版社

世纪贼王张子强
之妻罗艳芳自述



女人水记

立言 著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逆水女人:世纪贼王张子强之妻罗艳芳自述/立言著
-北京:群众出版社,1999
ISBN 7-5014-2028-9

I. 逆… II. 立…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1478 号

逆水女人:世纪贼王张子强之妻罗艳芳自述

立言 著

责任编辑 王志祯

封面设计 张晓光

技术设计 王铁珊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010)67633344 转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8

印 刷 北京印刷二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233 千字

插 页 2

印 张 10.125

版 次 1999 年 7 月第一版 1999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4-2028-9/I·838

印 数 00001-10000 册

定 价 16.00 元



青年作家立言，以长篇小说《冰太阳·红太阳》步入文坛，以《阳光地带》、《雨季不再来》、《宣誓成年》影响文坛，成为当代“成长小说”的代表作家，被誉为“中国校园文坛黑马”。其成人长篇小说《官奴》被评论界称之为“反腐败小说的一面旗帜”。

立言，原名杨德荣，侗族，1970年6月7日生，湖南通道县人。1997年毕业于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作家班。做过报刊撰稿人、打工记者。成长于农村与城市、乡村与大学之间，是带着独有的拯救感介入文学事业的。

长篇纪实文学《红色庄主》是作者涉足纪实文坛的成名作。他的作品突破了目前纪实文学的盲区，把文学和纪实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此间有评论家称：立言有望成为中国纪实文坛的一名得力干将。

《逆水女人》是作者依据亲自到泰国采访世纪大盗张子强的遗孀罗艳芳所得的真实材料写成的。作品的主要情节、事件均具真实性。



I25/36

书 名

责任编辑：王志祯 封面设计：张晓光

借者姓名

霍晓凡

11111

11111(11111)

分 类 编

登记号

1. 爱折章请他
2. 爱折章请他

成1106-1

目 录

生死两茫茫 (1)

“世纪大盗”张子强在广州伏法，他在香港的遗孀拥有近十亿元不义赃款，警方和司法当局却无力追回，可见罗艳芳是何等不寻常的女人

罗家有女初长成 (9)

小小年纪的女孩便怀春，使手腕单恋从小就在黑道中滚大的烂仔、未来的贼王张子强

靓哥不识小罗敷 (24)

被严父送去学裁缝的张子强，并未立地成佛；他不是不识小罗敷，而是在追求一个希望能改变他生活命运的富家千金小姐阿茹

欧洲之行订孽缘 (41)

失恋的痛苦化成富豪梦，张子强连连失手出走欧洲，在飞机上巧遇长成亭亭玉立的罗艳芳。俊男靓女情缘初定

2 逆水女人

拍拖走上红地毯 (59)

以才女自负的罗艳芳出手不凡，一转手赚了几十万。欲壑难填的张子强重出黑道。红地毯上撒的是罪孽之花

张子强的幸运女神 (78)

张子强和罗艳芳结婚后，每赌必赢；他独身去泰国，返程的飞机失事，因罗艳芳一句话而唯一幸免

原是红颜最知己 (97)

罗艳芳对张子强说：“我可把你培养成香港乃至亚洲最大的贼王。”两桩大案，夫唱妇随，果然大显身手

夫妻双双进牢房 (120)

第一桩大买卖白得三千万。得意忘形，为了第二桩买卖一点七个亿，机关算尽太聪明，夫妻双双一进宫

“贤内助”退隐幕后 (138)

玩法律如赌局，从牢里救出判十八年的丈夫张子强，为保萧墙不再起火，罗艳芳被迫退隐幕后

南非之旅的女人之血 (158)

决心相夫教子做个贤妻良母，陪同丈夫去南非旅游，原来以为只赌不嫖的丈夫的床上，却发现白种女人之血

缔造金钱“总督” (179)

结成“梦幻组合”，绑架大富豪轻取十六个亿，张子强要成为控制香港的黑道总督，罗艳芳洗黑钱大置物业

狮身女面像 (208)

挥金如土，张子强在泰国“施舍”艺术家一掷十万元，艺术家为张氏所有豪宅门前塑一尊罗艳芳头脸的狮身人面像

忧乐夫妻情 (246)

张子强在澳门葡京赌场一输两个亿，妻子在家怀念丈夫缱绻多情，三桩大工程折戟沉沙

营救丈夫的日子 (271)

罗艳芳为救丈夫被骗九千万，为收买癌症病人“替死”开价一个亿。夫妻在法庭能否再见一面

绑架者遗孀面临绑架 (306)

一声枪响划了个句号。但故事没有结束：罗艳芳成了拥有近十亿资产的寡妇，还有两个孩子。绑架者遗孀又面临被绑架的威胁

生死两茫茫

1998年12月5日，在广州郊外刑场，一声枪响，结束了在中国内地和香港累累作案，暴力抢劫、杀人、绑架勒索、走私炸药军火的犯罪集团首犯张子强罪恶的一生。与张子强同时被枪决的还有团伙成员陈智浩、马尚忠、梁辉、钱汉寿等四人。其余被判死缓、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的团伙成员还有29人。令香港市民谈“张”色变，令被绑架和未被绑架的超级富豪惶恐不安，避之惟恐不及的黑道头子、世纪大盗张子强的伏法，一时被内地和港澳乃至海外传媒炒得沸沸扬扬，仿佛当年希特勒在地堡里自杀，墨索里尼钉死在树桩上，争相报导，人心大快！

那些天，回归祖国后刚刚平静下来的香港人，又热情迸发，奔走相告，争买街头小报、周刊，争看电视新闻。繁街闹市，茶楼酒肆，高谈阔论；公寓私宅，合家团聚，茶余饭后，谈的无不是大贼王张子强伏法。两个最大的黑帮集团土崩瓦解，香港人头上免除了一大灾星，富豪头顶摘去了悬着的克特利长剑。那些跑到国外或内地朋友家躲避张子强绑票的大富豪，从传媒中得知“香港大盗”张子强伏法，纷纷打道回府，在家里大摆酒宴，庆贺大贼王死有余辜，死得其所，如同当年北京人吆五喝六豪饮吃螃蟹，庆贺横行十年的“四人帮”倒台一般舒心爽气！

月儿弯弯照九州，万家欢乐一家愁。

2 逆水女人

这是香港本岛何文田街张子强的豪宅，紧闭的大门前那座狮身人面像，依然像往日那么威严而又妩媚地屹立着。然而平日高级豪华轿车进进出出，马仔哥们如过江之鲫，传媒记者围追堵截，保镖保安躬身相迎的热闹景象是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偌大的宅子如一座古寺，一座坟墓，静如洪荒，门可罗雀。

张子强的82岁老母邓细妹，领着两个年幼的孙子，和几名贴身的女佣、保姆呆在一起。这个一生中唯一疼爱的是儿子、儿子也最孝敬的老母亲，悲痛得完全麻木了、痴呆了。而张子强34岁的妻子罗艳芳，这个年纪不算大，且风姿绰约的未亡人，却把自己关闭在卧室的大套间里，已经三天三夜了，只是哭，只是流泪，不吃不喝，连自己两个儿子都没见一面。

自从1998年1月26日张子强在上水马草垄失踪以后，罗艳芳便担惊受怕，神魂不安，度日如年。后来虽然知道他过了罗湖桥，去了深圳，进了内地，但自从他的电话联系中断，她便有种不祥的预感——她怕他被内地公安抓住！她找香港最有名的算命通神的黄大师为丈夫算命、卜卦，她在家里天天向神灵装香上供磕头祈祷，希望强哥能平安回家。然而，半年多过去，张子强如石沉大海，杳无影踪……

直到这年7月22日下午，午睡过后，罗艳芳慵懒地从席梦思床上爬起来，来不及梳洗整装，顺手拿起电视遥控器，打开电视亚视频道，电视里正播出一条内地消息：

记者从公安部获悉，近日，广东等地公安机关破获了一个由香港和内地人纠合而成、跨地区作案的香港暴力犯罪团伙，主要犯罪嫌疑人张子强等18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逮捕……

罗艳芳的脑子里嗡的一声，仿佛就要爆炸，她一头栽倒在沙发上。她知道丈夫落在内地公安手里，按内地的法律，就凭张子强抢劫金铺，绑架勒索富豪，拦劫解款车，走私炸药、军火，按哪一条都可以把他枪毙一次。

她清醒过来，欲哭无泪！她不能哭，现在不能哭！她唯一要做的是营救丈夫，至少通过传媒给刚成立不久的香港特区政府施加压力，让“特首”出面，给粤港两地警方施压，迫使大陆当局释放她丈夫，至少把张子强引渡回香港。香港没有死刑，何况有钱能使鬼推磨，七年前拦劫启德机场解款车，数额达1.7亿，夫妻双双进牢房，她轻易出来后，通过金钱，通过律师，不是使本来判了18年刑的丈夫很快“无罪释放”了吗？对，只能故伎重演，先把丈夫弄回香港，才可救他一命！

罗艳芳是个非比寻常的女人。她分析了当时的“天时，地利”，7月1日香港刚刚回归祖国，你们不是讲“一国两制”，香港特区司法“独立自主”吗？还有“人和”，香港还有不少人对中央政府的许诺心存疑虑，正在徘徊观望。她完全可以利用当时的“天时，地利，人和”，导演出一场营救丈夫的有声有色的戏剧！

她于是抹干眼泪，主动出击。多次通过中间人联络传媒，就在何文田豪宅的大客厅里频频约见新闻记者，举行新闻记者招待会。她不施脂粉，穿着淡雅朴素得体的裙服，牵着一双不谙世事的儿子；面对无数摄像机镜头和频频闪动的照相机快门，她声泪俱下，给人楚楚可怜的弱者形象。她像念经般反复念叨着的只有一句话：张子强是香港特区公民，他真要犯了什么事，理应回香港接受司法的裁决！

罗艳芳的表演果然收到了预期效果。香港本是个舆论自由之都，张子强一伙被捕的消息传来，本来就如原子弹爆炸，闹得香港舆论界沸沸扬扬，天倾地坍。各种媒体争抢新闻，紧急调兵

遣将，组成“大富豪专案采访小组”，奔赴广州、深圳等地抢采“头条新闻”。他们不惜以整版的篇幅、黄金时段，标新立异，不厌其烦地报导“张子强事件”进展情况。在传媒竞争激烈的香港，他们不这样做，就会失去读者，危及自己的生存！

现在，张子强的妻子罗艳芳亲自登台表演，娇弱可怜的罗艳芳发出引渡张子强回香港治罪的呼唤，那些一直想吸引民众的媒体，于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做了罗艳芳的传声筒，竟对广东出面抓获张子强等众多香港人大加质疑。

由罗艳芳的眼泪煽惑起来的新闻舆论的“变调”，哄哄嚷嚷了一阵子，香港虽有不少人同情这个“装扮”出来的弱女子，但多数人并不乐意把张子强这个大灾星再弄回香港。

罗艳芳的“出色”表演并没达到最终目的，丈夫并没被大陆释放，也未引渡回香港。一个月以后，香港警方和司法当局终于有个“说法”了。那是1998年8月26日凌晨，天还未大亮，身体疲惫心灵破碎的罗艳芳仍处于生死茫茫的噩梦中，突然，有狮身人面像看守的寓所大门被敲得震天响。她昏昏沉沉披衣下床，走出卧房来到楼下大客厅，猛一见上十个穿警服的人闯了进来，她顿时吓得两腿都软了。

进来的是香港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俗称○记)的人，早在天亮前，他们就出动了85名警力，把何文田街张子强这些豪宅团团围住了。○记头领向罗艳芳当场宣布了警方取得法庭的“限制资产令”，凭借此令，警方将冻结涉嫌大富豪集团的有关物业、资产。“令”一宣布，警方便带走了罗艳芳和张子强的老母亲，接着马不停蹄地搜查了张氏集团的几十个地点，带走了部分物业的契据。

被黑布蒙头的罗艳芳，一霎时真如坠入万丈深渊，跌进了阎罗地狱。如果丈夫张子强的命不保，连张子强“挣”下的数亿资

产物业也被抄去，冻结充公，那今后她们母子将何以活命？想到此，她歇斯底里、困兽犹斗地向○记人员呐喊：“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一人犯法一人当，我罗艳芳是无辜的！我要见我的律师！我要见律师！”

在临时拘留期间，罗艳芳重金委托自己的律师向高等法院大法官提出申请，要求撤销冻结资产令。法院经多次内庭聆论，罗艳芳巧舌如簧，百般为自己辩解、洗污，以致使法官倾向她一边，认为警方无法提出进一步足够证据支持“限制资产令”。是年11月4日，法庭正式撤销了对罗艳芳和大富豪集团其他成员的资产冻结令，同时被拘押的15名张子强的同党和在港亲戚，因罗艳芳申诉获胜而获释回家。根据香港法律，罗艳芳等人还得到法官下令由警方支付的惩罚性的堂费赔偿！

撤销冻结资产令一经传媒公诸于世，香港舆论界大哗，人人都在打听，窃窃私议：罗艳芳是何等人物，她一个所谓弱女子竟又斗赢了警方！她那由丈夫从黑道上得来的近十亿赃款难道就这样由她据为己有了吗？

光是在两起绑架富豪案中，张子强团伙从“肉票”身上就收取了16亿元，其中张子强本人独吞了7.38亿元。张子强暴力集团落网后，粤港警方仅取回约一亿元赃款，仅张子强下落不明的赃款就达9.5亿元。谁都知道，张子强罪行累累，一旦被判死刑，大批下落不明的赃款将会因罪案了结而难以追回。

罗艳芳并不因为重获自由，打了小小的胜仗而获丝毫安慰。她要的是张子强这个人，她在无数次梦中梦见丈夫平安回来。尽管张子强出身卑微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但她崇拜他的犯罪天才，佩服他的绑架绝招，更沉湎于丈夫对她一往情深的爱！

她他的确爱他！

从相识相知到结婚，近二十年的夫妻生活，同享受世间一流

6 逆水女人

的大富豪的生活，出门同坐极品鲜黄色林宝坚尼跑车，同游世界各地，足迹遍及欧美、澳洲和非洲，出入五星级宾馆，吃尽世间山珍海味，摆尽大富豪的豪气与威风。现在他却要抛下她，饮弹而去，怎不令她梦魂牵绕呢？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广州郊外刑场的枪声，仿佛就震响在她的耳边，那热辣辣的枪子儿就穿过她血淋淋破碎的心。她关门闭户哭了三天，流了三天泪，嗓子哭哑了，泪水流干了。她像一尊没有血色的狮身人面像，披头散发，跪伏在神灵面前。面对慈眉善目的泰国造白玉观音像，她不知自己是生，是死……

一股冷飕飕的阴风从窗口吹了进来，掀起厚重的金绒绣花窗帘，窗帘舞动，如鬼影憧憧。那是强哥的阴魂回来了吗？

阴风吹起几案上一张小纸片，翩翩跹跹，旋旋转转，在屋子里飘啊，飘啊！那一定是丈夫的亡魂，强哥的游灵，最后飘到墙角，撞向墙头，便安静下来，一动不动了。

她蓦然想起了在中学时代读过的但丁的《神曲》，看过的法国雕塑家用冰冷的铜和石头塑造的《地狱之门》：

地狱之门……

“从我这里走进苦恼之城，
从我这里走进罪恶之渊，
从我这里走进幽灵队里……
你们走进来的，
把一切的希望抛在后面吧！”

她浑身一震，打了个寒颤，耸起一层鸡皮疙瘩。立即燃起三炷香，插到观音像前的赤金香炉上，重新跪伏下去向菩萨磕头长

拜，心里默默念告，求菩萨摆渡强哥的亡灵不入地狱，而上天堂；同时也保佑她母子三人逢凶化吉，保住家产，后半生平安。

罗艳芳拜啊拜啊！心绪稍稍平稳安定，冥冥中她的脑海里又出现了一首迎神祈祷的诗：

灵台上——
燃起星星微火，
踮踮地低头膜拜。

问“来从何处来？
去向何处去？
这无收束的尘寰，
可有众生归路？”

空华影底，
万籁无声。
隐隐地涌现了，
是宝盖珠幢；
是全身法相。

只为问“来从何处来，
去向何处去？”
这轮转的尘寰，
便没了众生归路。

“世界上——
来路便是归途，

8 逆水女人

归途也成来路。”

这轮转的尘寰，
何用问：
“来从何处来，
去向何方去？”
更何处有宝盖珠幢，
又何处是全身法相。
即我……
也即是众生！

“来从去处来，
去向来处去。”
向那来的地方，
寻将去路！

灵台上——
燃着了常明灯火，
深深地低头膜拜。

生死两茫茫

恍惚真是神灵的启示，罗艳芳从书架上翻出冰心老人年轻时写的这首诗，反复默念了几遍，仿佛她的强哥的罪孽深沉的灵魂得到了净化，强哥可以不入地狱而升天堂了，她自己也从悲伤惨痛中稍稍解脱出来，斜躺在意大利真皮沙发上，想起了自己与张子强相识相知、恩恩爱爱而又险象环生的往事……

罗家有女初长成

香港本岛对面的九龙半岛，有一个高楼林立、霓虹灯五光十色、极其繁华的地方，许多全港闻名的大机构都设立在这里。这就是油麻地以及旺角一线，如今来到香港的人，都会对油麻地这地方留下极为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与香港最早发展起来的中环相比，油麻地可说得天独厚。中环虽然尽有“汉上繁华”，但建筑缺乏规则，显得比较凌乱，且有股小家子气。香港进入快速发展时期，那里的地价已扶摇直上，寸土寸金，一些独具眼力的香港巨商们，便把眼光瞄向一水之隔的九龙半岛，在油麻地、旺角一带大规模投资建设。维多利亚湾海底交通隧道的开通，更使油麻地的现代化建设如虎添翼。这里既有拔地而起、屏山蔽水、高耸入云的超现代写字楼、大公司大机关办公楼，又有绿荫深处雅致清幽的豪宅、私人别墅。如今住在油麻地，成了一种身份富有的象征，如果你没有数千万家产，要想在油麻地拥有一处私宅，真还是白日做梦。

地凭人贵，人以地名，这是今日的油麻地。

然而，退回去三十年，提起油麻地，香港人便会嗤之以鼻：“油麻地嘛，那都是什么人呆的地方！”那时的油麻地只有低矮的建筑，窄街小巷，还有一些穷人居住的棚屋。那些以各种方式——包括早期偷渡进入香港的大陆人，大都聚集于此；那些走